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庚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頭等侍衛托明阿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內河。惟恃沈船之處。稍為阻隔。乃甫經辦完。水大溜急。即已沖去二隻。夷船迅速乘潮而上。復起除數隻。開通前進。居民紛紛遷避。勇已潰散。情形如此。臣現帶兵弁。不過千名。又國瑞所帶馬隊五百名。一經交仗。船礮兩面開放。必致百萬生靈。立時不保。且郡城殘破。設竟直抵北河。情形更不堪設想。臣譚廷襄業已派員持令。飭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並令珠勒亨富

勒數奏。帶兵扼守河口。以防內犯。至先經遣委員前往俄咪。因被海口阻隔耽延。今始取到清字回文。大意或派全權大臣來津。或准進京。仍執前說。謹將原文恭呈
御覽。

俄囉嘶回文。

既求 本職 商辦。自應遵覆。一四國使臣。必欲進天津城商辦事件。二諸務辦結後。必欲進京。若不面見
大皇帝亦可。但當與大學士等辦論。請派全權大臣來津議事為要。使臣進京。並無可畏之處。隨帶差委人數無多。不然。恐暎咈兩國。帶兵闖入。此外並無另行商酌之事。統希詳查。

譚廷襄等又奏。再本月十三日。復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

二日欽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臣譚廷襄萬分惶悚。此次兵勇。海口潰散。惟

臣譚廷襄。臣國瑞。各有原帶兵五百名。未被沖散。餘皆零

落。並無鎗帳。不能屯駐。且招集僅止二千餘名。不數分撥。

以致未能周密。現在除北岸珠勒亨。富勒敦泰收集之兵。

飭令撫守北河外。臣與國瑞所帶之兵。暨提鎮招集之兵。

分布近城地面。水陸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駛入內河。並呈遞俄夷來文各

摺片。覽奏殊堪憤懣。該夷先起兵端。狂悖至此。以情理而論。直

不能再與說合。惟有斥回廣東。與之一決。所以仍俟俄咪回信者。因念天津為近畿重地。姑與轉圜。以為緩兵之計。乃俄夷來文。仍執進京為說。又欲在天津府城會議。設令該夷恃強占踞。豈不蹈廣東覆轍。此皆萬不能行之事。該督等所稱仍示羈縻。究竟如何辦法。豈事事允准遂為羈縻之法耶。至沈船阻水原須節節設備。斷非一二處所能阻隔。且兩岸必須有兵防守。庶使該夷拔船起石之時。岸上即可轟擊。今覽該督所奏。似此單層一道。岸上又無兵勇。致有此失。殊堪痛恨。據稱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能否使夷船涸淺。不至深入。至分布兵勇於近城一帶。固係防其內犯。然自近城至海口百餘里。豈遂置之不顧。任

聽該夷句結奸匪。要脅良民。私通貿易。日久相安。豈不以大沽為香港。而以天津為廣州。將來何能驅之使去。該督等。於夷務辦理月餘。毫無把握。迨事機決裂。又不能遠守。而節節退避。設竟闖入城中。該督等又將作何收拾耶。京營官兵。惟國瑞所帶。未被衝散。則珠勒亨所帶。自必亦已敗退。著即查明。據實具奏。

本日據許乃普奏。懸賞募勇。襲擊夷船。是否可辦。著將原摺鈔給該督等閱看。如可採擇。亦足懾該夷之膽。其另片所稱。稽察奸民。安插水手。並廉兆綸奏。招集水手。編為義勇各等語。如海運船隻。尚未出口。則照此辦法。亦可潛消隱患。原摺片。均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譚廷襄等屢次奏請添調京兵。節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密雲兵五百名。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調赴天津。本日據譚廷襄等奏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內河。經該督等沈船下石堵塞。不料夷船乘潮而上。仍復開通。居民遷徙。兵勇潰散。扼守北河。及分布近城地面之兵。為數無多。現在導水旁淺。以涸其船各等語。覽奏實深憤懣。業經諭令譚廷襄等設法抵禦。並於津郡以北一帶水路。偵察嚴防。以資補救矣。夷船此次恃強。直入內河。兵勇懾其虛聲。紛紛潰散。幾至逼近津城。不知該夷雖船堅礮利。為數究屬無多。且係入我重地。豈遂

無制伏之法。兵家因地制宜。或囊沙以遏流。或沈石以阻船。或
決隄以洩水。總在用我之長。攻彼所短。使其伎倆無所施。方為
得計。譚廷襄等。於守禦已無把握。僧格林沁久於行陣。著即相
度地勢。默運機宜。於天津以北。密為防備。聞武清縣之王家務
天津縣之筐兒港。兩處引河。皆可歸入甯河縣之蘆台入海。由
此洩水。即可使夷船不能再行前進。並著妥籌辦理。至現在兵
勇。數既無多。前調之兵。一時未能到齊。恐尚不敷調派。如需添
調京兵之處。並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奏調。以資防守。

工部尚書許乃普奏。竊西南各夷。由上海駛入直沽海口。
已及月餘。當此軍需方亟。海運未竣。通籌全局。自當以撫

為上策。惟夷情反覆。或恐愈撫愈驕。說者謂。必能戰而後能撫。固屬不易之理。然該夷船堅礮利。不獨水戰難以必勝。即使舍舟登陸。而該夷專恃火器。亦不值以京營勁旅。輕試其鋒。臣愚以為該夷之畏民。甚於畏兵。而民情之貪利。甚於貪生。前次夷船入粵。屢為粵民所敗。伏而不敢動者數載。此夷人深畏百姓之明證也。粵東團練。凡斬一夷人首級來獻者。賞洋銀一百圓。以此人人思奮。此重賞必有勇夫之明證也。前次賊竄天津。知縣謝子澄倡率團練。復有本地富戶張錦文。傾貲募勇。並招沿海打鴨戶數千人。大挫賊鋒。賊始遁赴楊柳青。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也。方

今之計。莫如將各兵移駐天津府城內外。堅壁清野。以逸待勞。既不遽撫。亦不輕戰。一面密諭紳富設團募勇。或劫夷船於水中。或擊夷人於岸上。每獲夷首。報驗後。即仿粵東之例。賞銀百兩。該夷不過二三千人。即盡予駢誅。所費亦不甚鉅。天津富民頗多。又能深明大義。所有賞需。不難捐辦。鄉團既立。游民有以資生。不至為該夷所句結。該夷內則無漢奸之導引。外則有民團之夾擊。深知衆怒難犯。必且悔罪乞和。然後從而撫之。則其勢易矣。

許乃普又奏。再團練全仗紳董。必擇地方殷實公正。素為衆所信服者。且能熟悉人情。知其良莠。而後一氣聯絡。不

至有奸民混入其中。即如近畿一帶。習天主教者甚多。尤不可不密為覺察。至該夷船最畏擱淺。天津衆水合流。處處可以蓄洩。若將上游諸水。設法閘住。漲盛則決其旁之隄岸以瀉之。不使涓滴復入正河。則流淺船擱。而夷船坐困矣。又海運沙船進口者。不下三百餘隻。約計水手幾萬人。如尚未出口。似此無業游手之人。應令督 臣妥為安插。或即用以團練。既可弭患未形。且可頃刻而得萬人之用也。

署工部右侍郎廉兆綸奏。竊維海運南糧到津。已五十餘萬石。約計沙船不下四五百號。水手即不下一二萬人。此

項水手。平日本非安分之徒。又往來海道以為常。未必與夷人全無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輩游手多人。欲歸則無路可通。欲住又無以自贍。當此津民惶惑遷徙之際。萬一該夷暗遣一二奸黨與之潛相搆煽。該水手等惟利是視。則天津之患。曷可勝言。臣再三思維。或將此項編為義勇。分布於官兵鄉勇之中。則頃刻間得勝兵一二萬人。軍威可為一振。抑或稍稍津貼。沙船練為水師。聯為戰艦。亦可自成一隊。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作速設法。妥為安置。

辛酉。直隸總督琦善奏。內閣學士烏爾棍泰。頭等侍衛托

明阿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十四日。火輪船四隻。直抵津
關。在後尚有四隻。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旋據咲夷通
事哮嗦唱。欲請府縣往見。臣等當飭府縣往見。據哮嗦唱
聲稱。伊國所商之事。必須稟明上司。奏請
大皇帝。另派頭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員。迅速前來共議。先派之
大臣。可不再見。否則仍欲進京。並即攻擊郡城。兩日以內。
聽候回信。須見另行
欽派
上諭。方肯相信等語。察其詞意。與俄夷來文大略相同。伏思咲夷
因臣等前在海口。為俄咪奏准各條。未滿其願。必欲另請

大臣來詠。雖復情形桀驁。究係仍懇通商。如能駕馭得宜。進京一層。或可不再饒舌。當此時勢危急。戰守兩難。惟有

籲懇

天恩。准派職分較崇之大臣。

指示機宜。迅速來津。並須於二十日前趕到。爾時俄咪亦必續來。再與妥商。或可即定撫局。犬羊之性。本難馴伏。若再遲緩。激成釁端。恐致荼毒生靈。益難收拾。

諭內閣。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驛前往天津海口。

查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直抵津關一摺。據稱十四日。逆

夷火輪船直抵津關在後之船亦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該督等令府縣往見該夷請另派大臣前往共議等語逆夷馱抵津關偪近郡城猖獗已極惟請另派大臣前往商議未必非自顧轉圜現在天津設備全不足恃若再拒之必至荼毒小民本日已明降諭旨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俾廷寰等接奉此旨即可宣示該夷告以大皇帝特派大學士尚書前來相見即可毋庸進京惟二十日以前恐不能到須少遲一二日必來會晤也天津人煙輻輳若令其在城內見面恐居民惶惑海口為逆夷占踞桂良等亦未便前往可於離城二三十里擇地相見須陳兵防衛不可大意該夷既云先派之大臣可不

再見。譚廷襄等。即毋庸與之接見。至委員人等。往來其間。情形熟悉。仍可隨同桂良等前往。夷船既逼近郡城。該處人心。難免驚惶。譚廷襄。務當親督地方官。妥為安撫。以固民心。仍須設法防其上駛。毋得以有欽派大臣。遂可卸責也。懔之慎之。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祖蔭奏。竊自道光年間。咲夷犯順以來。惟林則徐在粵。夷人不能得志。其後一誤於琦善之擅給香港。終誤於耆英之一意抑民奉夷。是以我

皇上御極之初。罷斥耆英。播其罪於中外。凡在臣民。無不額手稱慶。去年咲夷突入廣東省城。擄去巳革總督葉名琛。本年三月。該夷糾約各國。駛至天津。甚至占我礮臺。傷我兵勇。

罪大惡極。覆載難容。議者以為中原冦盜未平。軍餉短絀。又值海運尚未全數抵津。曲意姑容。以示我
皇上法外施仁之意。抑知廣東省城。既為夷占。本無關稅可收。至上海為各國夷商雲集之區。該夷斷不敢遽起兵端。致擾衆怒。至海運除已經抵津船隻外。現在業已構兵。即事羈縻。後幫船隻。斷不能陸續轉運。該夷自無從施其搶奪之計。此軍需海運。均無足深慮者也。查該夷自道光庚子構釁以來。雖官兵屢經敗衄。而粵省紳民。同心敵愾。該夷於三元里等處。屢受懲創。至今膽寒。是以前督臣徐廣縉藉賚民力。片言而沮其入城之議。

宣宗成皇帝覽奏嘉悅。曾有小屈大伸之諭。仰見當時降心議撫。實出不得已之苦心。非謂犬羊梟獍之族。可以理喻而情感也。前者已革督臣葉名琛。不知民力之可用。一味畏夷。致啟夷人覬覦之心。遂釀成中國二百年來未有之大恥。此海內臣民所痛心疾首者也。今該夷駛至天津。任情要挾。若再與之議撫。從此逆燄愈張。

國威愈損。此後隱憂。將有不忍言者。臣愚以為方今之計。議撫不如議戰。用兵不如用民。竊聞天津紳民。素知大義。前此粵匪北竄。即就殄滅。民力居多。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伏

乞

聖心内斷。勝算獨操。而尤必
明降諭旨。以該夷罪狀。播告天下。重懸賞格。誓掃妖氛。將媚夷辱
國之粵東疆吏。立置重典。以為人臣不忠者戒。如此則忠
義自然鼓舞。即庸懦亦思奮興。且該夷竄擾之地。首粵次
津。此皆號稱富庶之區。軍餉則咄嗟可辦。團練則指顧可
成。而又天奪其魄。使該夷專市怨於此兩地。以為我
國家盪平狐鼠之資。此誠不可失之機會。臣愚以為京營勁
旅。只應調赴郡城。遥為聲援。而以重賞募勇。使之進勦。小
民重利輕生。兼之自衛身家。豈有不爭先用命之理。誠宜
明降諭旨。剴切曉諭。激以大義。使之天良勃發。剋期環攻。或斷其

淡水。或禁其米鹽。或誘之登岸。以展我陸路之長。或待其
近城。以斷其歸舟之路。夷船不過百艘。每艘不過百餘人。
合天津一郡之民。不啻百倍於該夷之兵數。以衆擊寡。以
逸待勞。以主禦客。以順勦逆。何患
國威之不揚。何慮凶鋒之不挫。況該夷既分四國。必不一心。
勝則同趨。敗則各走。我兵或勦或撫。以間其心。時進時退。
以殺其力。在英夷即甘心悖逆。在各國要各自有意見。必
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相持。一舟去則衆舟從。一國離則各
國散。彼英夷內失大援。外受大創。安得不俯首帖耳而乞
和乎。

怡親王載垣等奏。臣等現將准駮各夷條款。開單進
呈。
一俄夷請准報事人。由旱路行走恰克圖。並代備器械等
語。已飭仍由海道行走。槍礮等件。毋須代為豫備。
一俄夷請添增口岸。已允照各國。一體在五口通商。其黑
龍江查勘地界。仍由該處辦理。
一俄夷請進京駐紮等語。道光年間各夷和約內。並無進
京一條。此次俄夷創議。與體制不合。
一咪夷請添設港口等語。已准於閩粵兩省通商海口之
地。酌加小口各一處。各國均同。

一咪夷請計頓納鈔等語。已許其照各國。一律辦理。

一咪夷請建立塔表。查無成例。毋庸議。

一咪夷請駐京師。及文移直達禮部內閣。與俄夷相同。無此體制。

一咪夷請賠償銀兩等語。該國被劫被焚船貨等物。均應於失事時。遵照和約辦理。事已年久。不應代為賠償。

一咪夷請傾融銀餅。中國向用紋銀。不必另鑄。

一咪夷請禁鴉片煙。及騙誘民人出口。此皆中國例所當禁。應仍由地方官辦理。

一咪夷請進廣東省城。應順民情。不能官為定議。

一咪夷請不得毒害習教夷人○如有在內地犯法者○照舊約辦理○

一咪夷請酌減貨稅○已允其請○惟稅則定於廣東○應由該省督撫覈辦○

一咪夷請駐京師○並咪民遊歷各省○與俄夷同○應毋庸議○

一咈夷請查辦馬神父一案○已許其再由該省查辦○

一咈夷請賠補貨物軍需○與咪夷同○毋庸議○

一咈夷請傳教遊學貿易○給與執照○事所難行○仍照舊約辦理○

一咈夷請寓京師○與俄咪同○毋庸議○

一咈夷請免重疊科稅。已許其由廣東覈辦。

一咈夷請添口通商。允與咹咪等一律辦理。

一咪夷已許其船鈔覈減一層。其所請貼補十餘年來折損銀約五六十萬。未曾允准。惟咪夷不助咹夷犯順。尚屬恭順。自應酌量優待。以服其心。如其再請前項。可允其照上次上海之例。酌量免其稅銀三四箇月。其十餘年折價一項。曆年久遠。無從查知。仍毋庸議。

一咹夷所請。已許其減稅一層。此係永遠得利。已不為薄。因咹夷之請。而各國均霑。在伊亦甚體面。至用兵兩國損傷。理難賠補。如請添海口。已因咪國之請。而允其二小口。

今若嫌不足。即咪國所請廣東各口內。酌加一口。亦尚可行。應在何處地方。仍須本省督撫察看情形。方能指定。

一佛夷傳天主教一節。舊約原止准在通商各海口。若入內地。查明送還本國。歷經照辦有年。今佛夷請給與照票。不拘何處。聽其遊行。恐日後如西林縣疑案更多。徒增口舌。是以未允。應仍照舊約辦理。此外減稅添口。與各國相同。與其利亦屬不少。賠補一層。伊既用兵。亦無此理。

一俄夷已准在五口通商。新加之口。事同一律。此外亦無可加。其黑龍江查勘分界。已與言明。歸黑龍江將軍查辦。與海口通商無涉。

一聞廣東自英咈二公使北來之後。在省兵目陵虐民人。廣東人齊心報復。經將軍署督禁止。令新總督到後。亦加禁約。但百姓衆多。官兵力難彈壓。設有變動。以致英咈兵目受傷。我等遠在數千里外。無從知悉。並無不是。既歸和好。亦須言明在前。此層須俟諸事議定後。再與說。

一舊時和約。行之已久。此次增改。皆與各國有益。於中國。未有益處。中國原不爭利。惟舊約既已改動。其中有不便於中國者。亦須改動幾條。以歸公允。俟到廣東時。查明酌議。

一英咈二夷。惟賠償兵費一層。最為棘手。允之則無名。又

開俄夷藉口。不允則彼在貪利。恐難厭其求。如果非此不可。只好告以兩國相爭。各有兵費。理不當賠。廣東通商各國。中國應賠若干。咪國應賠若干。咈國應賠若干。自應分別。多少自有公論。俟到廣查問。如各國皆云中國應賠。亦或酌量賠補。在稅銀內分年坐扣。其數難豫定。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譚廷襄等奏請。已派桂良。花沙納。馳往天津。籌備夷務。該督等諒已知照該夷矣。茲復據奏稱夷船窺伺北河。迅宜堵截等語。逆夷反覆無常。以直入北河為挾制之具。該河水勢向多淺阻。最易設防。該督等所稱決口洩水等事。必須

實力督辦。務令層層阻隔。方有把握。斷不可仍前玩泄。致干重罪。桂良等。約於二十一日到津。能否即與該夷說妥。尚難豫定。該督等。仍當稽查奸宄。鎮定人心。以資捍衛。再聞夷船內。有長髮潮勇為之嚮導。該夷來自廣東上海。難保無此等匪徒。與之句結。並着該督等。於沿途密查防範。毋令潛入郡城。

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奴才等於十二日辰刻抵通。沿河踏看。河水約深四五尺。河面約寬十餘丈不等。兩邊俱係平灘。詢之土人。據稱夏令漲發。河水出槽。平灘皆為水漫。水面寬至數里。有至數十里者。水深約至丈餘。逆夷如敢內窺。必乘盛漲之時。河面寬深。夷舟得

以行駛○ 奴才等原擬在張家灣迤南紮營○今查張家灣往南三十餘里○直至馬頭地方○均係平灘○地勢低窪○一至漲發灘淺○其地皆在水中○安營實有不宜○至前路楊村蔡村地方○雖俱緊要○兩岸長堤一線○亦屬不能安營○至河水漲發時○設夷匪駕駛小舟旁竄○馬步兵力○均難施展○現在惟有先籌通州嚴防○ 奴才等已擇於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其間地勢稍高○且附近州城數里○於安民緝奸等事○尚屬相宜○並擬在城上安設礮位○其附近樹木遮礙○須行砍伐○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並豫辦椿木碎石等物○訪擇河身要害○可以堵塞之處○以備臨時相機行事○惟查通州城垣○

多有坍塌。護城河亦已淤塞。理宜早為修竣。已咨行順天府。速籌辦理。城身修補完固。則沿城安礮。可以對河轟擊。並於河岸列兵。嚴防旁逸。以壯聲威。至天津以北武清縣之王家務。天津縣之筐兒港。兩處引河。可從寶坻縣蘆台入海。奴才瑞麟遵即前往運河一帶查勘。確實辦理。再行具奏。刻下天津喫緊。密雲官兵。於十三日抵通。當飭佐領恩成。即刻帶往。聽候直隸總督譚廷襄調遣。察哈爾四起官兵。於十五日抵通。亦即派令副都統克興阿。統帶赴津。先於楊村駐紮。令克興阿自行前往津郡。察看情形。相機進止。夷兵入數雖屬無多。第恐其兵船前者駛入。後者繼進。

奴才等所帶兵力尚單。近畿一帶。官兵無可調撥。現擬撥調
黑龍江兵一千名。吉林外五城兵一千名。哲里木盟兵一
千名。昭烏達盟兵一千名。該省該盟等道途遙遠。約計路
程。均須一月有餘。如有緩急。深恐臨時調取不能應手。擬
請
飭下該將軍等迅即選派來京。駐紮
南苑以資策調。如蒙
俞允。奴才僧格林沁並即酌擬該省該盟統帶之員。奏明指調。以期
得力。京城八旗礮位。亦應請
飭各都統等。令將礮架礮車配齊。以備調撥。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抵通布置情形。並調黑龍江等處官兵一摺。僧格林沁等。於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布置水陸兩路。因所帶兵力尚單。擬豫為備調。惟黑龍江吉林。兩處官兵。屢經各省請調。該將軍等。均以餘丁湊數。並稱無可再調。今為防堵京師起見。已諭令景淳。奕山。各調五百名來京。聽候調遣。其哲里木盟。昭烏達盟。蒙古兵各一千名。已諭理藩院咨調。但現在天時漸熱。恐該蒙古兵。於水土不服。已令其暫駐熱河聽調。八旗礮位。亦傳知預備矣。昨因譚廷襄等奏。已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天津。籌辦夷務。能否理諭。尚未可定。設該夷另換小船。由運河北駛。我之礮力足以禦之。著僧格林沁等。在沿河

一帶。節節設防。托明阿現在楊村駐紮。並有珠勒亨馬步隊。正可聯絡堵截。以固藩籬。譚廷襄毫無布置。天津兵勇。已不足恃。所稱北河橫淺。業已決口洩水。層層阻滯。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不可有名無實。其通州負米人夫。為數甚多。著嚴飭地方官。妥為彈壓。毋令滋事。是為至要。

又

諭。廣東夷人犯順。由上海徑抵天津。夷船闖入海口。直入內河。現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景淳。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各揀調精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剋日管帶來京。聽候調撥。毋稍遲誤。

癸亥。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該夷反覆無常。係其本性。雖已言撫。仍復不時窺伺北河。臣等知北河水淺已極。輪船斷難前進。原可無虞。因恐其換用小船上探。是以商令臣托明阿移駐楊村。今咪夷小輪船一隻。行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知難北上。漸漸退回。進京之心當已少阻。現蒙

特派大臣前來。便可與之理說。已恭錄

上諭。給與照會。飭令靜候。該夷船隻均在津郡城外停泊。並未滋擾。強令退下數十里。必不肯允。應請准在城外擇地相見。以安其心。俄咪即日前來。其心本欲從中取利。並非真肯

為我說合。然亦不能不藉以轉圜。此外南省紳董中有可用者。臣等亦密行招致。俾可探試夷情。合郡商民。自海口失事後。即已驚惶遷徙。十五六兩日。或求免戰。或求通商。大衆洶洶。勢將立時瓦解。經臣譚廷襄。派員四路開誠布公。剴切曉諭。告以因恐傷及百姓。故奏明不與爭戰。各自回家安業。毋庸疑懼。其通商事件。自有大員前來會議。亦毋庸干預。復飭紳局徧行傳告。始得少定。現已有陸續搬回者。此事明係奸人倡言摇惑。容俟事後訪查。此時未可輕動也。各營弁兵。除留防楊村外。存數不及三千。現令在城內外散布。不動聲色。暗中防守。其城關練勇。責成商人

張錦文○督率彈壓稽查○尚能用命○土匪搶奪○分派員弁○持
令巡查○擒獲即行正法○現已斂戢○惟事機甚緊○尋待續派
之大臣會議○便可夷民兩安○仰求
勅催大學士臣桂良等○迅速前來○以示懷柔而資綏靖○
譚廷襄等又奏○再珠勒亨所帶馬隊○原駐北岸○飭令援應
富勒敦泰礮營○海口接仗之時○珠勒亨帶隊而上○被夷礮
擊斃二人○並傷馬匹○即時退散○數日不知下落○現經招集
原隊○與富勒敦泰所招之兵○飭令同駐楊村迤南○扼守陸
路○已由臣譚廷襄○咨會臣托明阿○就近會商調遣○其國瑞
所帶馬隊○並富勒敦泰原帶內火器營兵五百名○仍留津

防守。擬即交國瑞兼帶。以歸簡便。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窺伺北河。因水淺退回一摺。暎夷小火輪船一隻。行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漸漸退回。諒該夷不敢遽行北駛。桂良花沙納。不日抵津。與該夷會晤。惟初次接辦。於其中曲折。尚恐未能深悉。著崇綸。隨同接見。以便將從前辦理准駁之處。隨時申說。不為該夷所蒙混。至相見時。應照會該夷。將夷船退出。或數十里。或數里。方可與之會議。所稱奸民煽惑。此時雖未便輕動。該督仍督率地方官。妥為彈壓。倘有土匪滋事。即行從嚴懲辦。商人張錦文。辦理城關練勇。既能得力。著即責成該商認真經理。正黃旗護軍統領珠勒亨。帶領馬

隊援應。因兵丁中礮退散。若革職留任。以示懲儆。

譚廷襄等又奏。再蒙

勅交尚書 臣 許乃普。侍郎 臣 廉兆綸。抄奏片摺等件。臣 等詳加酌覈。大抵以責成紳富。激勵民團為主。臣 等早已行之。即斬賊一首。擒賊一人。給賞銀若干。亦經編為傳諭。並由紳富擬就告白。到處張貼。無如天津民氣之壯。皆係外面虛聲。近來生計日減。所得僅資餬口。與咸豐三年情形。迥不相同。水陸交鋒。其事亦屬各判。即如礮臺之戰。先已大勝。夷舟業將退出。因沙春元。陳毅。兩將陣亡。兵丁不能立足。接應之民勇。先行退散。掣動前路。因而後路亦即同潰。此民

勇之不全可恃也○現在城內外團勇鋪勇○係商人張錦文

統率○稽查防守○極為得力○若用以捕伏○仍未能操制勝之

權○至沙船水手○多係上海等處游民○以船為家○平日與各

夷間有來往○斷不肯舍本業而代官出力○致令夷人懷恨

報復○且空船業已回帆○存留甚少○似可毋庸置議○又決河

洩水一節○現在北河極淺○決開之處○放水無多○臣譚廷襄

已飛飭通永道○將上游潮白來源在北寺莊一帶決放○更

當穩妥○海河之水○無從洩出○礙難辦理○

硃批○知道了○

戶部右侍郎杜翰奏○竊維天津夷務○撫勦兩難○現在益形

喫緊。臣夙夜思維。廣咨博訪。迄無良策。茲有候補鹽運使金安清所具辦理夷務說帖。臣詳加參酌。該員所議不為無見。謹錄恭呈

御覽。再該員籍隸江蘇。夷務情形。尚爲熟習。可否

飭令前往天津。交直隸督臣譚廷襄差委之處。恭候

聖裁。

夷情素性狡獪。咸豐四年。在上海原請五條。到津改為十七條。當時蘇撫吉爾杭阿。曾經面詰之。據云。中國事多請尚可少允。若少請必致允者更少。此皆漢奸從中導之。現在所請雖多。其中必有主有賓。不可一概應允。亦不可一

概拒絶。必將其款目逐細體察。其陪襯之筆。多方誤我者。可決計拒之。其立意勢在必允者。或減其數。或換其面目。酌准數條。令其赴上海籌定。尚可樂從。否則往返辯難。多一日必生一日之隙。設狡焉思逞。而我之海運。觀望不前。必致更長其智。將來要求更甚矣。其不願在廣東議事。此心已久。連年在上海屢屢言之。蓋因廣東大吏。凡事從不肯迅速代奏故也。伊意在津門立官。亦不過希冀遇事迅達之意。今如准其一切。收在上海。而上海另立一專辦夷務大員。如粵海關監督之類。隨時有事。可以代其上達。伊即可將津門設官一層消歇矣。各小口通商。萬不可准。此

在內地商人○尚且嚴禁○何況外夷○此可以理折之○長江口岸○伊不過意在圖利也○可告以內地亂民數多○如財貨充物○必致生心○一旦刦掠紛起○官斷不能防護○如必要內地○則此層先須說明○在五口可以代護○在內江不能代護○伊必聞之生畏而廢然矣○各口抽釐分用○所抽者不必在內商○只須內商將物捐價○則其結穴喫虧仍在外夷也○減稅一層○其意亦同○況茶稅新增一兩五錢○五口通商之前○粵海舊例○本無此數○即於此稍減○亦不為失體○仍可取償於內商也○制夷之道○不可一味柔○亦不可一味剛○近來最得法者○惟吉巡撫為最○其妥曲周旋處○在上海營中○無日無

之。然當四年夏間。列營奔散之後。夷焰方張。忽因潮勇與之滋鬧。伊遽請吉巡撫。勒令縛獻潮勇正法洩忿。吉巡撫勃然大呼曰。殺我則可。殺兵勇一人不能。各夷酋錯愕罔對。温言慰藉而罷。凡與夷人辦事。將之以誠。告之以實。曉之以利害。雖性近犬羊。亦以告者之誠偽為順逆。至彿夷內地傳教一層。其實暗中各省皆有伊交冊籍。每省皆數萬人。而蘇松各處。例禁內地。亦皆有天主堂。地方官紳。不敢過問。此事在康熙年間本有行者。故該夷至今藉口。若稍為變通。予以限制。似亦可塞其望。蓋彿夷無貿易。惟傳教一事。足其最要著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戶部侍郎杜翻奏。候補鹽運使金安清。呈遞
辦理夷務說帖。並稱可否飭令該員前赴天津。交譚廷襄差委
等語。金安清所具說帖。有無可採之處。著抄給桂良。花沙納閱
看。金安清毋庸令赴天津。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臣自上月聞夷船北來。即應具情
叵測。因有嚴防不虞之請。然其時船在外洋。尚謂不能登
陸。今在天津城外。則登陸易易。至京易易。臣前所奏。不勝
過慮。不敢盡言者。今竟不敢不言。不敢不盡。願
皇上恕其狂愚而加採納焉。

一請

皇上暫行進城也。夷情如此猖獗。其意若操必行之券。其中必有不測之謀。且在各口有年。必得有奸人悉我京城虛實。熟我路徑情形者。萬一潛師而來。乘風雨昏暮。直趨御園。縱使得報。而倉皇進城。所失實多。又或散遣奸細。分走各路。歧徑突出。至宮門放燬一聚。倉卒之際。變起非常。事誠有不忍言者。皇上受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宗廟社稷。皆在城內。豈不念及。想

聖意以一行移動。即恐人心驚惶。故以鎮定處之。無如強敵迫處。

警報時聞。人心已覺驚惶。惟賴

皇上還宮。以慰臣民之望。庶幾人心獲安。願

皇上立賜俯從。天下幸甚。

一請嚴守備以固人心也。今虜氛業已逼近。而城中未見

設守。想

宸謨必密有部署。非淺見所能窺。然與其使人不知。而人心憂疑。

不若使人知之。而人心安靜。論者或謂夷情務在主講。無

庸多事張皇。徒滋紛擾。臣竊謂講之一字。特夷人借以愚

我。而不為之備。豈可以之自誤。試觀彼之日日事講。而節

節進攻。即知我之宜內先有守。而外乃可講。況年來糧價昂貴。旗民窮困已甚。若稍有緊信。則土匪動而饑民從之。必至搶掠紛起。誠恐夷人未至。而城中已先亂矣。設守之要。先防內亂。盜賊火燭。事似細而所關甚鉅。故宋宗澤守城。凡把竊與失火者皆立斬。此時固宜官為巡邏。以安民心。似宜更令商民分段。自為聯絡。以固其志。

一請廣保舉以求才能也。今日在位諸臣。大抵老成醇謹。大奸惡固屬絕無。而大才能亦殊不易。彼夷所來之人。必極彼國之選。於此而欲戰。必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敗。而後可以行。欲守。必先謀敵之所

以攻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入。而後可以守。此豈尋常循分者之所能。若但按名位為委任。勢必至於誤事。

夫天地生才。不在上則在下。觀湖南一省。得駱秉章之知人善任。而其才遂用之不窮。是其明證。應請

詔令廷臣。各舉所知。無論資格。例得奏事者自行具奏。不能者具呈長官代奏。以期收羣策羣才之效。

一請激勵人心也。繕守既備。人才既具。守固可矣。然非能得人心。猶不足言固也。聞該夷所最要求者。在進城與傳教。此必不能許之事。應請將此二事。如何包藏禍心。如何毒害生靈。如何狂妄無理。

明降諭旨。剴切宣示。使百姓聞之。人人憤怒。然後加

溫諭以撫循之。加

恩賞以鼓舞之。自然民爭效命。該夷兵極多。不過數萬。安能攻我

百萬衆之城哉。

以上四條。專為守計。守定再言戰。戰而勝固善。即戰不勝。退之城外。亦可以守。臣料該夷孤軍。但敢乘不備而來。不能久離船而住。如其竟敢舍舟從陸。則另調外師。焚其船。而傳各路之兵。內外合攻。必使無返。夫

國家根本重地。即使萬無籌措。猶當鑿池築城。上下同心協力。與民守之。況今庫藏存有百萬。漕米到有五十萬。安可

委曲俯從。以貽後悔。

王茂蔭又奏。再 臣刻聞夷船已到紅橋。是其志決北犯。講之一字。斷不可恃。聞前派親王僧格林沁在張家灣防堵。恐夷船不待到此。即登陸而直趨京城。防堵徒為虛設。而城中守備。亦來不及。應請

旨即令僧格林沁。連通州防兵。一並統帶前進。於離津數十里間。擇要設守。以嚴堵禦。並多發巡卒。各路巡察。以防夷人一過天津。即行登陸。

甲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竊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奉刻。接准兵部咨開。准順天府咨稱。咸豐八年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昨據譚廷襄奏。夷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等因。欽此。欽遵。兵部由五百里行令遵照辦理。並令此項官兵。由昌平州取道徑赴通州。毋庸由京行走。以期迅速等因前來。奴才慶昀接奉之下。當於察哈爾總管參領內。擇其曾經出師。並年力精壯者。揀派廂白旗總管莫旺諾爾布。正黃旗參領色普特恩。作為營總。廂白旗副參領布彥濟爾嘎勒。廂藍旗參領濟普尊扎普。作為副營總。令其迅速會同八旗。挑選年力精壯官六十員。兵一千名。跟役兵二百五十名。並令各旗額外多挑兵丁四五百名。星速齊集什巴爾臺。博羅柴濟二處。以備屆期另行揀派委員。前往挑選。此項正

兵一千名。擬作鳥槍兵五百名。弓箭兵五百名。每兵五十名作為一隊。共二十隊。每隊派官三員。共官六十員。應隨跟役兵丁一百五十名。其應用鳥槍弓箭等械。現在雖未查清。計鳥槍一項。皆係近年捐輸之件。或可敷兵丁五百名之用。至弓箭一項。或有不敷。奴才擬由張家口駐防營內。挪移添補。俾得迅速前進。隨後再行籌補。至於鍋帳器具。經由之處。皆無所用。到彼後自有糧臺辦理。兼查節次調派官兵。需用路費銀兩。向由捐輸項下動用。惟此項銀兩。前經都統西凌阿奏明。儘數帶往山海關軍營。此次奉調官兵。需用路費銀兩。奴才暫時另行籌款借辦。俟捐輸

銀兩。再行歸款。該兵丁應用馬一千一百五十匹。請由商都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照數撥給。以備乘騎。由口至通州。沿途應備店房草乾飯食。裝運軍裝車輛。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飛飭各該地方州縣。妥為豫備。以期遄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西凌阿。將察哈爾三四起官兵。飭令前赴通州。諒已陸續到防。茲據慶昀奏。接准兵部咨文。復調派精兵一千名。由昌平州取道。前赴通州等語。本月初十日。順天府以承辦糧臺寄諭咨照兵部。該部誤會。行文察哈爾。以致慶昀誤調惟思僧格林沁軍營。兵力甚單。此項官兵。已諭慶昀即飭前赴通州矣。昨據譚廷襄奏。英夷小火輪船。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

阻。漸漸退回。是該夷此時不敢遽行北駛。仍應於水陸兩路。節節設備。以免疏虞。據軍機章京焦祐瀛呈稱。北運河岸。楊村有壩一道。南運河岸。靜海縣以上亦有壩一道。若啟放洩水。則天津海河來源已斷。可使夷船擱淺等語。北運河一帶。瑞麟已前往查看。其南運河是否可以照辦。著僧格林沁。即派妥員會同該地方官查明辦理。原呈著鈔給閱看。

軍機章京焦祐瀛謹呈。天津海河來源二支。一北運河。一南運河。至天津城東北匯流入海河。所謂三汊河也。尚有小河二。一曰子牙河。一曰大清河。距城北三里許。西沽地方。匯入北運河。此二水來源甚微。北運河岸。楊村有壩一

道。南運河岸。靜海縣以上有壩一道。向來夏秋水漲。有礙漕船。則開此兩壩以減水。北運河水。由東淀入海。南運河水。由天津西南入海。是此兩河本有旁洩之處。今將南北運河減水壩啟放。下游築壩截住。將子牙大清兩河上游堵塞。則天津城外海河來源已斷。雖有潮水。不過數尺。而潮落之時。直可斷流。現在伏汛未至。儘可趕辦。但使夷船擱淺。逆夷自易於控制矣。為此呈請代奏。可否請

旨密飭僧格林沁。瑞麟。迅速籌辦。謹呈。

伊犂將軍扎拉芬泰奏。咸豐五年。塔爾巴哈台金夫人等。燒搶俄夷貿易圈子。經該守信官。於六年七月來至伊犂

會議。因其志存狡賴。必須先允賠償。方肯呈覽帳單。領回
存貨。當經派員以理折辯。該守信官理屈辭窮。即於是年
九月起程回國。嗣經前駐伊犁匡蘇勒官。始則暗布流言。
繼則虛張聲勢。復以不可行之事。再三瀆請。遂相嘗試。迨
至伊倆已窮。始於上年七月。率領夷國人等。全行回國。茲
於三月初九日。伊犁營務處。接准俄夷西畢爾來咨。內稱
前因判斷塔爾巴哈台燒搶貿易圈子之事。按我們義上
議出一切。貴處竟有不取。我們國上司。即將匡蘇勒官。及
眾人撤回本國。你們西邊之地。彼此斷絕通行。貴處念兩
國和好之道。匡蘇勒官旋回時。所留房屋物件。代為看守。

或因計及彼此如斷絕通行○恐日後出有不好之事○送給匡蘇勒官回文○曾說塔爾巴哈台之事○以後再辦○或是看看我們守信○官前年議出各節○均合義理○貴處所辦竟無難處○因此我們後派辦事之阿廣特○定於本年立夏時○遣往你們地方去○因前任居駐伊犁匡蘇勒官熟悉其事○我們上司深信○即作為辦事之阿廣特○向貴大臣們商議○判斷完事○同看貨物○較為容易○將此寄信貴處○派何人向我們阿廣特商議判斷○立候回音○還望貴處迎送我們阿廣特○善為看待外○就此機會○復立彼此通行○斷不致將我們貿易人等○陷於無故致受害也○但出此不幸之事○塔爾巴

哈台大臣官員○亦當保護鄰國之人○因竟不趕緊保護○是以此次遣往辦事之阿廣特○不能不小心防範○遣派出兵隊○將我們阿廣特○送至你們有卡倫邊界○往塔爾巴哈台去○隨阿廣特之意○今帶數十箇人辦事○幾時到你們邊界○跟隨前往之兵數○由伊另備文○致信責參贊大臣可也○各等情稟請前來○第閱該夷來文○雖未顯露鴟張○中已隱藏要挾○且以營務處○前給該匡蘇勒官回文內○有塔爾巴哈台燒搶貨物一案○俟理藩院接到薩納特衙門咨覆到日○再行接辦等語○指為允其賠償○尤係意存狡賴○即其派出兵隊之語○亦微寓恐嚇之詞○緣前駐伊犁之匡蘇勒官○人

極狡黠○大抵交涉一切○皆其主謀○故此次西畢爾來文○仍
令該臣蘇勒官○作為辦事之阿廣特來會議○伏查此案○屢
經理藩院咨行該國○是其汗與薩納特衙門○不得諉為不
知○何以至今薩納特衙門○並無一字咨覆○似邊疆大事○竟
由該臣蘇勒官主持○再四籌維○將此等情節○逐一指出○令
營務處咨覆之後○一面密飭卡倫弁兵○暗中防範○一面函
囑明誼○一體嚴防○該夷酋入卡後○或赴伊犁○或赴塔爾巴
哈台○會議前案○相機妥籌○隨時奏明辦理○倘將來該夷肆
意要挾○仍擬堅持成約○與之折辯○固不可坐失事機○亦不
可稍涉遷就○至該夷來咨○及咨覆文件○請交理藩院○一併

照鈔咨行該國薩納特衙門查照。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扎拉芬泰奏。請於伊犁等處。舉行茶稅。豫為華商賠補夷圈貨物地步。已諭令照例辦理。准其分年賠補。茲據該將軍奏稱。上年督征茶稅。著有成效。每年賠補之資。業已稍有著落。惟聞該夷來文。意存要挾。以營務處前給臣蘇勒官回文。已允其賠償。並有派出兵隊之語。微寓恐嚇。扎拉芬泰現已妥為咨覆。俟該夷官入卡會議時。再以情理開導。所辦甚為妥協。著該將軍即行相機辦理。將來以茶稅為華商賠補。或不致另生枝節。一面仍飭卡倫弁兵。嚴密防範。毋稍疏虞。至所呈該夷來咨。及咨覆文件。已飭理藩院行知該國薩納特衙門查

照矣。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適接貴國西錫畢爾文稱。訊斷上年塔爾巴哈台焚搶我國貨園一案。查從前俄羅斯守信官。來伊商辦我國塔爾巴哈台流民焚燒貨園之案。本處遵照條約商議各案。並令匡蘇勒官。帶同商人。赴塔爾巴哈台。將代存貨物。先行收回。乃守信官不肯將貨物攜回。亦不將商人所失物件帳目呈出。是以兩下所議不符。守信官即行旋回。本處將會議情形。奏聞

大皇帝。仍由理藩院備文。咨行薩納特衙門在案。至今一年有餘。

並未接奉薩納特衙門覆文○茲據文稱○派辦事阿廣特○赴
塔城商辦此事○並請委員與之會議等語○查塔爾巴哈台
滋事時○前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辦理不善○復咨降調○
現任參贊大臣○於此案未能深悉○且從前會議此案○係由
貴國派出守信官來伊商辦○並未赴塔城辦理○匡蘇勒官
亦曾隨同商議○令貴處派來之阿廣特○既係從前駐伊之
匡蘇勒官○即令伊前來會議○似覺簡便○再者此案已經奏
聞
大皇帝○轉行薩納特衙門○應俟回文到時○或來伊犂○或往塔城○互
相據理商辦○自可完結○俟阿廣特幾時到來○本處必照兩

國和好○善為看待○今貴國既派辦事阿廢特○赴塔城商議擬結○即可派令前往塔城之匡蘇勒官○帶同貿易舊商○先赴該處○將所存貨物帶回○似與商人有益○貴處接到咨文○將於何日派匡蘇勒官○帶同貿易舊商○赴塔城收領物件之處○先期咨覆○以便知照塔城參贊○派兵迎接○交收物件○至此次覆文○有塔城之事○再為辦理一語○本處即將原文查出詳閱○內載本處會同守信官商議各事○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俟覆文到時○再為辦理等語○並無不候回文○互相辦理之語○我兩國以信為主○不厭冗煩○即將前行原文○再行鈔錄一分○咨行西錫畢爾營總處○再為詳細

查覈。自知一切。現在伊犁貨圈。因上年雪大。本年水發。及附近之河岸。沖塌數餘段。計貴國商人旋回。自必稟知。貨圈房屋。本處照舊派員代為看守。並無損壞。我兩國以信義辦事。應豫為知照。以昭百餘年和好之道。相應咨行西錫畢爾營總處。迅速遠覆。為此咨行。

乙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伏查北河水淺已極。大船斷難行駛。現派員赴通。擬空閘上游北寺莊一帶隄工。俾潮白二水。不入正河。並令務楊二廳。囊沙束水。以備阻遏。所有該夷前泊西沽船二隻。與已進北河船一隻。均已退至三岔河口。似已知

水路難進。不復向前。惟探聞夷船內。暗帶潮勇。且有步隊。
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情形實屬叵測。臣等已密行咨
會僧格林沁。托明阿等。嚴防陸路。並派弁帶兵。在北倉設
卡盤查。以昭慎密。津郡民情。已稍安貼。肆飭紳商張錦文
等激勵團練。並派兵四路巡查。土匪拏獲。即行正法。藉資
鎮定。招集兵弁。分駐城內外。密為之防。俄咪二國夷使。昨
已前來。派員往詢。據稱。仍願照海口原議。與咉咈盡心說
合。咉咈二夷處。亦曾派員往見。告以
欽派大學士桂良等。日內即可到津。飭令等候。該夷並無別語。惟
云總須有全權二字。方可定議。該夷大小船十二隻。同泊

三岔河人數頗多。恐其以購買水菜為由。藉詞登岸。當飭設一義民局。令練總張錦文等照料。尚為安靜。惟夷使因船內人多天熱。見望海樓。有空房數間。堅欲暫駐。禁阻不聽。既經議撫。祇得暫為羈縻。以待大學士臣桂良等前來與之定議。

硃批。知道了。住房實預為通商地步。不聞居民有起而阻之者。人心若此。可勝浩歎。

譚廷襄又奏。臣查海河後路。沈船不多。係因南漕日日進口。不能辦理所致。天津郡城殘破。內無一日之水。又無隔宿之糧。城外屋肆毗連。河路錯雜。其不能戰守情形。業經

節次據實上陳。現時不得已而仍行議撫。撫而有成。則畿輔可安。生靈可保。無礙大局。未始非一時救急之方。夷禍醞釀已四五年。至此一併發洩。事事偕備。然後舉動。而我皆不覺。今敗壞決裂至此。不撫則其患更大。故臣萬不得已而勉强為之。津郡能羈縻一日。則

京師可籌備一日。區區之心。實在於此。伏願

皇上密飭僧格林沁。嚴防陸路北竄。並令各旗整飭禁旅。以備非常。臣與津存亡。自誓已久。非敢以言撫為退縮求生地步。

硃批。覽奏已悉。汝節制全省。豈止守一津郡。若如是自誓。實為有負委任。如大局何。不料汝竟有此想。乖謬已極。

譯廷襄等又奏。據咲㖊俄咪四夷。交給委員卞寶書公文四件。上書大學士公裕銜名。屬為送京。該委員向俄夷查詢。內係何事。據稱咲㖊等之意。現聞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來。如照前大學士耆英之式。有全權便宜從事銜名。

上諭一見之後。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不能主持。伊等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若無人強阻。不敢多事。儻有人強阻。亦必抵禦等語。夷性狡執如是。實非情理可以開導。

諭軍機大臣等。早間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至三岔河。靜候欽差會議。旋復據呈遞四國來文。以欽差大臣。必須有全權便宜行

事銜名。如從前耆英者。方可會議。否則仍欲進京。竟由陸路行走。儻有人攔阻。即行抵禦等語。其狂悖無理。深堪髮指。現在既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定議。與譚廷襄在大沽接見時。已不相同。彼時夷船尚在海口。亦未聞伏。尚冀以理折其驕心。今則要挾愈甚。益肆狡猾。惟有先釋其疑。再與理諭。另發去寄諭一道。即照道光年間寄耆英伊里布款式繕寫。其中略有更易。儻各夷索閱。即將此旨示之。告以既有此旨。豈尚不能便宜行事。但非理相干之事。必難允准者。本大臣亦即便宜回覆。並非事事皆准。方為便宜全權也。該夷人衆船多。或恐不遂所欲。肆行要劫。尤不可以不防。當接見之時。譚廷襄務飭帶兵各大員。嚴為防

護。威陳兵衛。以備不虞。儻稍不留意。致有意外之變。譚廷襄一
誤再誤。罪無可逃。即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防護不力。亦必重
治其罪。陸路防堵事宜。已諭僧格林沁等妥辦矣。

又

諭。前因各國有懇求事件。譚廷襄等辦理不善。特派桂良。花沙納
馳往天津。妥籌商辦。惟據各該國照會。尚以桂良等不能作主
為疑。著桂良。花沙納。剴切開導。如果事在情理。真心戢兵。但於
中國無傷者。定可允准。不必更生疑慮。桂良等經朕特簡。務須
慎持國體。默察人情。除非禮相干各款外。其有應行便宜行事
之處。即著從權辦理。勉之。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回三岔河待撫。惟探聞該夷船內。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該夷復因望海樓。有空屋數間。堅欲暫駐。禁阻不聽。情形實為叵測。請嚴防陸路北竄。茲復據譚廷襄等奏稱。四國夷酋。投遞公文。以現聞欽差來津。如果有全權便宜行事。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伊等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儻有人攔阻。必行抵禦各等語。現已諭令桂良等。接見該夷後。如非不情之請。即可量為斟酌辦理。惟逆夷要求多款。勢難悉如所請。一有不遂其欲。竟恐豕突狼奔。由陸來犯。現派伊勒東阿。統帶京兵九百名。前赴通州。

着僧格林沁等。速即查明何處。為天津赴通水路必由之路。俟
伊勒東阿到營。即飭帶兵駐紮。作為前敵。至僧格林沁營盤。似
宜酌量移至後路。至八里橋一帶。相度要隘駐守。該夷設竟來
犯。即着督飭將士截擊。該親王在後調度。仍宜格外慎重。不可
輕於一試。致損國威。現在京中已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
王端華。辦理城內一切防堵事宜。僧格林沁。如有緊要情形。即
着飛咨商辦可也。

又

諭着怡親王載垣。於左右兩翼內。每翼派兵五十名。八旗護軍營
內。每旗派兵一百名。共九百名。交伊勒東阿統帶。即日前往通

州。聽候僧格林沁調遣。

翰林院修撰張之萬奏。自夷船駛入海口。數日之間。節節前進。直抵天津。固因辦理夷務各臣。撫綏無術。怯懦無能。實不知嚴為之備。於戰守和三者。俱不能因地制宜。而得扼要之圖也。夫戰者必先為不可勝。守者必先求有可據。即和亦必使敵知吾之不可勝。有可據。而後能絕其思逞之謀。以海口地利言之。固無如先塞海河者矣。該督臣等惟不知此。名為塞河。僅沈一舟。人不分布兵力。實力守禦。海口既失。退無可保。官民俱逃。兵練四散。夷船深入。聽其自來。事堪痛恨。孰甚於此。現時雖

簡派大臣。前往安撫。曲加招撫。諒皆效順。然夷性犬羊。情難逆料。儻所請不能盡允。安知該夷不思溯流北上。以為要脅之計。則所以嚴備之者。似亦莫若先塞運河下流。伏查北運河。自津郡而上為西沽。再上為桃花口。蒲口。楊村。而楊村市鎮較大。為剝船停泊之所。易啟夷情窺伺。深為可慮。合無仰請

諭旨。飭下帶兵大員。統籌形勢。先據要隘。即於楊村以下。擇河流曲折處所。或下木樁。或用囊沙。層層堵塞。而即以我精銳之師。列營屯守。則彼無可進。我有可憑。夷雖難馴。斷不敢舍舟而登陸。是正所謂用我所長。制彼之短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抵津關。復圖窺伺北河。節經諭令譚廷襄等。將決口洩水等事。迅籌妥辦。並諭令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於運河兩岸。節節設防。以資堵截。本日復據修撰張之萬奏。北運河。自津郡而上為西沽。再上為桃花口。蒲口。楊村。而楊村市鎮較大。為剝船停泊之所。易啟夷情窺伺。請飭帶兵大臣。統籌形勢。先據要隘。即於楊村以下。擇河流曲折處所。或下木樁。或用囊沙。層層堵塞。即以我精銳之師。列營屯守。該夷斷不敢舍舟登陸各等語。夷船現欲溯流北駛。以為挾制。雖其小火輪船於王家莊阻淺退回。而當此夏秋雨多。河流恐其復旺。必得層層阻隔。使不得乘潮而上。方免意外之虞。著僧格林沁瑞

等。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至前諭於王家務。莊兒港。兩處引河洩水。閘居民恐田地被淹。多不樂從。該處河流。本有入海故道。即昨日焦祐瀛所呈各河口。皆係減水引河。原於民田無礙。但恐任意開放。浸及民田。轉致民間惶惑。著僧格林沁等。妥籌啟放。毋拂輿情。是為至要。張之萬摺。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